

《唯識三十頌》 第二十七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有「惡」的行為，又有「無記」的行為，明白了嗎？「無記」的行為的「業種子」是無用的。這個「業種子」主要是指那些「善」、「惡」的「業」的「種子」，因為「無記」的「業種子」不會引起「果報」，「善」的、「惡」的「種子」的「業種子」才會引起「果報」的。那些是「業種子」，甚麼叫做「業種子」？「身業」，身體的行為。

聽眾：「口業」。

羅公：「口業」，行為。

聽眾：「意業」。

羅公：「意業」是在內部的，而且「業種子」要這樣分才起的，當我們起一種「行為」的時候，最先第一個階段就是「審慮」，「業的本質」是甚麼來的？

現在有人問，「業」是行為，行為的「本質」是甚麼來的？行為的「本質」就是我們的「意志」來的，「思心所」來的，「業」就是「思心所」來的。我們要做一個行為之前，一定要經過「動機」，「動機」，「審慮」，「審」者，審察，「慮」者，思慮，我們審察過、思慮過才做的，即是說，你沒有「審慮」過的是不受「報應」的。

所以有些蠢材說，如果行路踩死了多少蟻，幾時才算填完那條賬？他都懂的，它沒有「審慮」的嘛！是嗎？這樣連水也不要飲？

聽眾：水有更多的微生物。

羅公：所以呢，記著，無「審慮」的，你就算法律也是這樣，無意殺人就不能算是殺人，不能算是「正式殺人」罪的嘛！所以，一種「業」就必定要經過「審慮」的，不經過「審慮」就不受「報」。很公道的這件事，即是動機，無動機的「業」，這即是說甚麼？譬如這樣，大陸裏面文化革命時，有人逼人家舉報父親〔之類〕的，那是被迫的，那些被迫的就不受「報」的，即是被迫的〔如果〕受「報」也不是受這種「報」，不是「異熟果報」，是〔受〕「等流果報」，被迫的、神經錯亂的，不受報的，不受這個「異熟」報的，神經錯亂的、被迫的，神經錯亂的。

聽眾：這樣「等流」又何時報？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「等流」那些。

羅公：這樣，譬如現在這樣，我無意的，我穿針補襪時一刺，刺死了一隻木虱，這是「業」了，是嗎？但我無心，沒有想：「有隻木虱，我刺死它！」我沒有這樣「審慮」嘛！但是我補襪時一針刺了落去嘛！這又會怎樣？不會、不會在將來被人捉住回刺一下的，不會這樣的，那會怎樣？會有些恐怖現象，你刺了它，即是錯誤的，是嗎？

錯誤的事，錯誤的情況再熏進去，第二世你將來不斷出現錯的事，明不明白？或者刺了它很險，刺到人，來世會有甚麼？有驚無險，人家一箭射過來，你剛好行過，距離你幾寸，幾乎就射死，嚇得你出一身汗！或者你將來發一場惡夢被人打死，被人刺死，這些是「等流果」，明不明白？即是你會遇到恐怖的事，出現一件恐怖事，但傷害不到你那一類。

所以，只要你無意的，踩死幾多蟻都無所謂的，死幾多百萬蟻都無所謂，無意的就可以，〔但〕你故意取巧，說無意做就踩上去即是有意啦！即是說，你無意的駕車，很小心駕車了，撞死了一個人，不會受一個很嚴重的「異熟果」的，第二世就會險象環生那樣解，第二世時，第二世行路時幾乎被人撞到那些，會有這樣的「等流果」，但不會被人撞死那樣，是嗎？

不會有那樣的「異熟果」，「等流」即恐怖的〔事〕那些，最好就連「等流果」都無就更好啦！是嗎？不過不會是沒有的，「異熟果」是一定要那個「業」，要「善」或者「惡」的，「審慮」，一有動機就有「善、惡」的了，不是「善、惡」就是「無記」，不會再引出來的，那些「善業」、「惡業」，就這樣。

「業種子」就一定有「善」與「惡」，「名言種子」就「無記」的，「名言種子」就「無記」的。

聽眾：羅公，譬如，譬如有人在市政局做滅鼠隊的，專做殺死那些老鼠的，這樣算不算做〔惡業〕，有沒有「果報」的？

羅公：受「果報」的！殺死老鼠嗎？

聽眾：他那工作一定要殺死老鼠。

羅公：看看他怎樣想，如果你用一個仇恨的心，那隻老鼠與你無冤無仇，你貪「過癮」而殺死牠，你一定會受「果報」的。但如果你說，鼠疫會流行，如果我不殺牠，不滅鼠，就會有傳染病流行在社會，我為了免於人類社會發生這種鼠疫的傳染病，或者其他的傳染病，而且醫務衛生處已經勸告〔市民〕滅鼠，不然的話，我們的社會就不得安寧了，這樣你去消滅老鼠，你〔反而〕有功德。看你的動機如何，你動機為了社會的安寧，而老鼠是一種不好的東西，我要消滅牠，不止你無罪，你還有功德。

如果你是貪「過癮」整死老鼠，你就是有罪的，所以你殺老鼠，殺了一萬隻老鼠，譬如你說我要執行〔指令〕，你是衛生官，我這任內我殺了十萬老鼠了，我盡了我做公務員的責任，你有功德的。但如果有個小孩子貪玩，拿起隻蝴蝶硬要整死牠，這個小孩子是有罪的，他貪過癮整死牠是有罪的，它是這樣解釋的。不是說，不是說，更不是說我吃半斤就還八兩，沒有，沒有這一會事。你今日，你殺豬但未必被〔那〕隻豬殺回你，可能你今世殺豬，第二世你去非洲出世，被〔一〕個非洲黑人割了你，那個非洲黑人未必就是你今世殺的

那隻豬。總之你就是受這樣的「果報」那樣解而已。所以那些世俗無知的人就說我殺了你，到第二世你就要殺回我，不是這樣解釋的。

這樣記得了，「業種子」受報應的「業種子」非「善」則「惡」，如果是那些「無記」的「業種子」就不用計〔較〕了，「名言種子」就一定是「無記的」。這樣，甚麼叫「名言種子」？

等一下再講。「業種子」，先看一看「業種子」受「報」不受「報」，第一個「審慮思」，即是有無「動機」？雖然有「動機」，而「思慮」而已，有無「決定」呢？經過「思慮」。

聽眾：然後決定了。

羅公：決定這樣做，這個「審慮思」是「意業」，「決定思」也是「意業」。

聽眾：不受「報」的。

羅公：想一想都不行嗎？我沒有做，是嗎？不「受報」的，這個「受報」的，

〔是〕「發動思」，「發」就發出語，「動」就動你的身，「動身發語」，一「動身發語」就變成怎樣？「口業」和「意業」了。不是！

「口業」和「身業」了，受「報」的。

如果單是「意業」都是「名言種子」而已，不受「報」的，明白了？它這

樣，所謂「報應」，一定是「業」，「業」可以受「報應」就這樣了。當一到它發動的時候，這些「審慮思」亦是打「種子」進去的，但這些「種子」無用，「決定思」都打「種子」進去的，都是無用的，一到「發動思」這個「種子」打入去時，這個就是「善業」、「惡業」的「無表色」來的，這個就是「善」、「惡」的「無表色」了，這個就受「報」的了。

那個「善」的、「惡」的「種子」就藏在你的「第八識」裏面，即是藏在你的生命裏面，「第八識」是你的生命，這樣它就「眠」在你的生命裏面，即是說你的生命裏面多了一種「影響力」了，到了條件具備時，那個「善」、「惡」的「業種子」就刺激、推動那些「名言種子」，那些「名言種子」本來就是「無記」的，「無記」的就很軟弱的，受了那些「業」，受了那些「善惡業」，那些很活躍的「業種子」的推動，受了它的「影響力」，就興起，發動了，被動了。

那「業種子」就是有「善」、「惡」，「名言種子」就無「善」、「惡」的，一定是「無記」，但是有「苦」、「樂」，有「苦」、「樂」，「善」、「惡」與「苦」、「樂」不同，所以現在說「善有善報」，這句講法不通的，「善」有「樂報」，「惡」有「苦報」，是嗎？那個「名言種子」那些是「苦」的？而且「苦」與「樂」它起的時候，是你的感受來的，是嗎？例如怎樣？那些「苦」的，有「苦」有「樂」，有「美」有「醜」，「美」是

甚麼？光光滑滑，很潔淨，相貌端嚴，是嗎？聲音美妙，這樣就是「美」，是嗎？

「醜」是怎樣？兇惡的樣子，令人生畏，污糟邋遢，人見生怕，那就是「醜」，「名言種子」，有些「醜」的東西的「名言種子」，有些美好的「名言種子」，〔還〕有些甚麼？有些快樂的，令人快樂的「名言種子」，它一出現就令人快樂的。

例如甚麼？溫暖，溫暖的「名言種子」，它一出現，你就覺得很快樂的。大冷大熱的「名言種子」一出現，令你覺得痛苦的。譬如有黃金千兩擺在那裏就令到你起一種快樂的感覺的，如果它是甚麼「刀山」、「油鑊」，或者有炮彈打過來那一類的，爆炸那一類的「名言種子」，就會令你起一種痛苦的感覺，這即是說「名言種子」有「苦」、「樂」，有「美」、「醜」，但就無「善、惡」的。

它說那些「惡」的「業」刺激了「名言種子」，你估刺激，它問你，不用了，你答我，它刺激起那些快樂的「名言種子」，即是「惡」的「業」你說應該，不要說「應該」兩個字，會、可能，可能是刺激起那些「美」的「名言種子」，抑或「醜」的「名言種子」？〔那些〕「惡」的「業」？

聽眾：醜的。

羅公：應該刺激起那些是快樂的「名言種子」，抑或是痛苦的「名言種子」？

那一種才合理？

聽眾：無關係的。

羅公：本來就是本質上是沒有關係的，但是事實上就有關係的，互相衝擊就產生關係，何解？

記著，凡是「空間」相同的，就有密切關係，是不是？「空間」、「空間」相近或者相同的就有密切關係，你與你媽媽有密切關係，〔因〕「空間」相同，你自小她就抱住你嘛！黏到實的嘛！「空間」相同，現在又同在一間屋住的嘛！這即是說你與你媽媽關係很深切，是嗎？你與白宮那位布殊就離行離列的，是嗎？你哭死了他都不會知道的，即是怎樣，你與布殊沒有甚麼關係。何解呢？你與你媽媽的「空間」相接近，你與布殊的時間（空間）不相接近，是嗎？你承不承認這點？

「空間」相同或者「空間」相近的，是優先發生關係的，是嗎？最低限度優先，你同不同意？「空間」距離得遠或者不同「空間」的呢，不容易發生關係，是嗎？所謂「關係」是甚麼？甚麼叫做「關係」？扯上你一齊起，或踢你一腳，這些就是關係了，是嗎？這即是說，我們踢開那些「關係」，我們撇開它不要講，扯到一起的關係，是「空間」相同的容易呼群引類的。你同不同意

這個〔道理〕？還有，時間相同的，關係會密切些，是嗎？時間不同的，關係不密切，或解釋為無關係，因時間不同，你的時間與他的時間相同的，大家都在這個世紀的，所以你兩個做朋友嘛。

你與韓信根本就差了二千年、二千幾年，你不會與他發生關係，不會有做朋友的關係，是嗎？這樣即是說時間相同的關係最密切，時間相近的關係都有，但是少些。時間距離太遠的關係疏遠，不容易發生關係，是嗎？

聽眾：這樣那些讀〈祭十二郎文〉讀到哭呢？

羅公：是，是呀！〈祭十二郎文〉會讀到哭，你現在讀，現在，「十二郎文」

現在在這裏，是嗎？

聽眾：那些文字在而已，人不在。

羅公：你見到十二郎嗎？

聽眾：就是人不在，見不到，只是文字。

羅公：只是文字，那些文字是現在才印出來的那本書，你以為真是十二郎在這

裏，真的讓你哭？

你的意識，因為你曾經讀過歷史，讀歷史的時候，把別人的歷史所傳說的東西，在你的意識內起了一幕戲，是嗎？你哭是哭那幕戲而已，是嗎？那幕戲在你腦裏面的，是嗎？你以為真是那個十二郎在這裏？是嗎？那是你腦入面的

那幕戲而已，你明不明白？

聽眾：這樣是「時間」抑或是「空間」？

羅公：甚麼？「時間」？

你腦內的〔戲令〕你現在哭呀哭，你腦內的現出十二朗如何、如何怎樣悲慘嘛！你才會哭，你是哭這幅東西嘛！這幅東西與你同時的，與你的哭是同時的，你明不明白？這樣即是我們得到〔一個結論〕，還有，性質相同的容易發生關係，性質不同的不容易發生關係，是嗎？「阿飛」與「阿飛」性質相同的，〔所以〕特別老友，那個「阿飛」與那些「反阿飛組」的人就一定是仇敵的，是嗎？

聽眾：物以類聚嘛！

羅公：是呀！這樣即是說，你承不承認？我現在只要問你 Yes、No，問你，是嗎？是不是？你答我這個〔問題〕，是不是性質相同的就發生關係，性質不同的就不發生關係或者關係疏遠？你答我，是嗎？你只是答 Yes、No，就可以了，等於那個法官問你，你不要講那麼多理由，Yes、No，就可以了，是嗎？明白了？

聽眾：那些磁與鐵呢？即是異性相吸那些？同性相拒那些？

羅公：異性相吸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「異性相吸」這回事有，但你這個，我講所謂「性」，即是性質相同的，發生關係的情況就多，是電就「異性相吸」，「異性相吸」的原因，為何「異性」會「相吸」？你要在電學才可解釋，是嗎？你不要講異性，不是講電子學，我不是電子專家，你也不是電子專家，你要問電子專家怎樣解答。是人「異性相吸」你承不承認先？因為性質相同，那個女孩子有情欲的，有性欲的，男子亦有性欲的，所以他們倆個「相吸」，是嗎？如果一個有性欲一個無性欲，根本上他就不「吸」，你「吸」他不來的，是嗎？相同嘛，是嗎？以人來講，因為大家都有情欲，臭味相投，所以他們倆個會結婚。明不明白？所以你所講的「異性相吸」那些呢，這個原因不能夠決定，因為何解？那兩種電我們不懂解釋。人就可以，男性、女性是「異性相吸」，但又有相同的，同時有情欲。

如果一個無情欲的你「吸」甚麼？你「吸」他，他都不去的嘛！是嗎？還有，後生仔與後生女都是相近，就性質相同，就〔會〕「相吸」。難到十八廿二歲的與我「相吸」嗎？是不是？是嗎？你說是不是？都仍然是。那些。

聽眾：有些忘年的呢？

羅公：忘年的相吸嗎？都是相同的〔所以〕相吸，因為他忘年，他「志」有所

托，他「志」相同，不是因為他的「年」，而是因為他「志」相同，是嗎？所以是駁不倒的，這〔道理〕都是一樣，最多是，他這個是怎樣？他這個是同「志」相吸而已，是嗎？這樣即是說，得到了一個結論，「性質」相同就會發生關係；「時間」相同的就會發生關係；「空間」相同亦會發生關係。好了，講到來這裏。

聽眾：以「種子」來說，「時間」和「空間」是指些甚麼？在「種子」來說，你說「種子」因為刺激了，所以「時間」與「空間」是指甚麼？

羅公：「時間」？「時間」是沒有的，沒有的，根本無這回事叫做「時間」，「假立」的，這個名目。這樣怎樣叫做「時間」的「假立」？同在，出現的時候，彼此是一個地方，或者距離不遠。

聽眾：是「現行」的那一刻？

羅公：是，「現行」的時候相同，「空間」相同，一齊在那裏，就這樣。沒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「空間」，這樣即是「時間」、「空間」性質相同的，就發生關係，最低限度是關係密切些，關係密切些就會容易刺激，是嗎？關係不密切就不容易刺激，是嗎？你與他，如果坐在隔離就容易拍拍他，如果他走了去廁所你拍甚麼？「空間」不同，是嗎？好了，「善」的「業」與那些快樂的東西，「空間」、「時間」性質相同的多。

例如你做了一件「善」的行為，一個人病了，暈倒在那裏，你不救他就可

能會死了，你起一種「業」，救他，「善業」了，你救他的時候有很多觀念，你想他怎樣？你救他的時候你的腦裏想他怎樣？甚麼觀念？

聽眾：生存。

羅公：想他生存，不是想他死亡。即是說，那些「善業」與「生存」關係深厚，與「死亡」關係淺，是嗎？是嗎？你要 Yes、No，才可以，你要 Yes 了之後呢，你就沒有得駁了，是嗎？你救他，是會，本來他都整個人冷了，一救他就整個人溫暖了，〔這樣〕是不是「善業」與「溫暖」發生關係多？與「冷酷」關係少？是嗎？你救起他之後，本來他很辛苦了，但他很歡容。這樣是不是「善」的「業」與歡容，面貌歡容關係深些？倒過來，你救了他，〔難道〕他說你真抵死！你救了我！是嗎？這樣即是說，與歡容關係深，是嗎？還有，你一救他，他知道你如果不救他，他很危險，他會很感激你，即是說，「善」的「業」與那種感激的反應關係深，與那些仇視的關係少，是嗎？

多少有一些，不是必然，多數〔是〕。你救他，想他長命，不是想他短命，即是說「善」的「業」與長命的關係深，與短命的關係少，再如此類推。

「善」的「業」與富有的關係深，與貧窮的關係少，是嗎？與莊嚴美麗的東西關係深，與那些兇惡、醜陋的東西關係少，如此類推，這些東西講之不盡。你承認不承認這一點？好了，你的善業不斷積累，你將來牽起那些，當你的那個

「業力」成熟的時候，刺激那些「名言種子」，你猜它刺激那些？刺激那些關係深的「名言種子」，不會刺激那些關係淺的「名言種子」，Yes 還是 No？

聽眾：Yes。

羅公：你 Yes 就行了，即是說你做那些善業所得到的反應就是甚麼？

那些好的、美麗的、溫和的，最低限度大部份是這類種子出現了。即是說你今世存到那個第八識裏面的那些善業多，你來世是一個幸福的一世。你〔或者會〕說，我間中也做了些惡的！那就梅花間竹，間中總會有些惡的嘛！你以為這個世界是「極樂世界」嗎？這個是人間來的嘛！即是這樣講法，你可以不接受，是嗎？但你無辦法找一個，第二個理論來替代它。你說：我不用替代，我不要！不要就行了，你全部不要就行了。何解？不要！我就問你了，這樣不要，就沒有「因果報應」了！無所謂「善」、「惡」了，何謂「道德」？是嗎？如果你說無這回事，為何你要守道德？你講給我聽，為何你要守道德？為何你這樣笨，殺了人攤利益倒不殺？

聽眾：「因果」嘛！

羅公：無嘛，你又抬出因果？你說？你解答。

聽眾：有法律。

羅公：嘎？

聽眾：法律，法律。

羅公：是，你只是怕法律，如果世界上很多聰明人，好像那些甚麼三 K 黨那些，甚麼黨，那些領袖，教父那些，請定那些一大班律師在那裏，有甚麼事就替他打官司搞妥的，他要殺那個就可以殺那個的，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，還要不要怕法律？法律，當法律對你不能奈何的時候，你不需要怕法律，是嗎？

如果你是一個獨裁的皇帝，法律都是由你制訂的，大可以隨便殺人，何必講甚麼道德？講道德是最傻的，只有蠢人才講道德，聰明有智慧的人何須講道德？

羅公：你會說法律。

聽眾：他不相信三世因果，他相信現世因果。

羅公：現世甚麼？是呀！現世因果，即是說，你說怕法律？我能夠避免法律的制裁就可以啦！是嗎？

聽眾：這樣是不是叫做走法律罅？

羅公：你說搞壞社會，是嗎？你說搞壞社會，我說，我人生八十年，是嗎？過了我的八十年舒舒服服是不是夠了？我死了以後，理那麼多做甚麼？現在那些販毒、賣毒的，那些人就是這樣了，人生數十年，老子享受了先，你死就你的事，是嗎？行不行？這樣就行了！如果你這樣都不做，就真是傻瓜了！是嗎？你說有「因果報應」，你一定要解釋「因果報應」的道理的，別人解釋「因果報應」的道理給你聽你又不接受了，即

是無「因果」，你不需要啦，不需要你就應該盡量去做些惡事出來，不做你就是傻瓜。你最多抬出這個「良心」，我沒有「良心」的，老老實實，你有，你確是有，你去做好人，我就不做了，我無「良心」的。我不知「良心」為何物！曾經有個人講過，他問：「良心多少錢一斤？」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問，他說：「傻子就講良心，良心幾多錢一斤？」

聽眾：「為富不仁」的那些就是。

羅公：是呀！正是對了，我又要「為富」，我又要「不仁」，何解我要「仁」？那些傻子才講仁慈！講道德是那些弱者，有很多人這樣說的，道德是弱者的護身符而已。我們是強者、強人、聰明人，弱者與蠢材才會講道德，因為那些道德是維護他的，如果是我們聰明人，強人何須講道德？即是說講「良心」講不通，只有他說「我都是沒有良心的」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除非這樣，你說有一個神，「良心」都不信的，還會信神？更加不信！是嗎？這樣他就可以橫行了！當他，這種人就會怎樣？當他被有人壓迫時候，他就阿諛舔尾，甚麼都做得出，甚麼「衰仔」都肯做，當他一日得志時，他就無所不為，何解？這樣就高明了嘛！是不是要這樣做？最低限度我老羅認為，他不這樣做就是傻瓜！弱者、傻瓜！聽眾：這樣就遺臭萬年了。

羅公：人都死了，要流芳百世做甚麼？幾多錢一斤？流芳百世？不要！我都已經死了的時候，還理〔會〕「萬年」做甚麼？你可以說〔為了〕你的子孫還好些，搞壞那個社會你的子孫也受害。現在為甚麼要子孫？有子女

我都避孕！佢手襖腳！現在的人！不要更妙！只要我，過去子女，人死了要還要他「買水擔幡」，根本「擔幡買水」是無意義的，所以不要！要有錢，我死的時候，我有這麼多錢在這裏，誰服侍我周周到到，死得妥妥貼貼，誰就拿去，就行了，大把服侍你，不需要兒女！這些就高！不要笑他，一〔旦〕沒有了「因果」，要不就徹徹底底信「因果」，不信呢，要不就再徹底些，就是作惡！這是兩個極端。哎呀！我又不作惡，又不信「因果」，我就說這些是蠢材。應該歸邊，你不要以為信「因果」是蠢的，最聰明就是這些人。你不要說作惡的人是蠢材，聰明的人是兩個極端的，要不是就盡量作惡，要不是就連「因果」都接受，在中間的那些都是不徹底，我這樣說的。

聽眾：中間的那些是弱者？

羅公：「強」也「強」不出甚麼樣，當然，我說他是弱者，即是說他不夠強，是我的講法，我就主張要不就是蠢貨，要不就是聰明人，如果你說我都是蠢貨，在中間徘徊，如果是聰明人就兩頭選一頭，要不然你盡量想辦法作惡，享受，要不然你就是接受「因果」的道理，我就這樣〔認為〕，這是我的看法。

聽眾：他可以這樣說，縱使有「因果」都好，都是一萬世後才報，或一千世後才報，我仍然是作惡，享受了今世再算，後世，就如先吃完了所有餸，最後才吃白飯另一回事，照理說都有這樣的人的。

羅公：信因果不是叫你不享受，不是叫你不享受的，享受你要合理地享

受。

聽眾：依正理享受。

羅公：對呀！合理地享受，不要害到人而已，是嗎？現在譬如我財產多過李家誠，你不給我享受嗎？我可以「食前方丈」，無問題的，是嗎？我走路都要找人來先灑上花我才行，我有錢、我有錢嘛！你理得我幾多？是嗎？你去讀一讀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，菩薩你總可以享受「五欲」的，不過你不要害人而已！是嗎？沒說叫你做「頭陀」；無人叫你修「頭陀行」，無人叫你出家；你喜歡才出家，你喜歡才修苦行。

你不喜歡大可以享受「五欲」，無問題的，好了，休息一下。「異熟」兩個字，那個「因」與「果」，是這樣解釋，是嗎？同時，「種子」有兩種，一種叫做「名言種子」，一種叫做「業種子」。「名言種子」是那類「種子」？我分了給你們，一類是「心」的「種子」，例如甚麼？「眼識」、「耳識」、「鼻識」、「舌識」、「身識」、「意識」、「末那識」、「阿賴耶識」，每一個「識」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，這些都是「名言種子」。每一個「心所」，「觸」、「作意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，每一個「心所」都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，那些實的「心所」有它自己的「種子」，假的「心所」是沒有的。有時，每一個識一起的時候都有「見分」，有「相分」，講過未？

聽眾：講過了。

羅公：「見分」就一定有「種子」的，「相分」有沒有「種子」呢？當然有，問題就這樣，「見分」和「相分」是同一「種子」？抑或各別有「種子」？現在這個問題是這樣，「見分」與「相分」是不是同一粒「種子」？有人說，有三派菩薩，有不同的答案，一類說「見、相同種」，「相、見同種論」，即是「相分」和「見分」是同一粒「種子」的。一種就「相、見別種論」，各別「種子」，一種是「相、見隨應」，隨它所應，即是有時是「同種子」，有時是「不同種子」，「隨應同種」，或者「別種」，「種」就「種子」。三派菩薩不同，看看你是那一派菩薩了，「相分」與「見分」是同一粒「種子」，是不是呢？譬如我的「眼識」起的時候見到白色，白色就是「相分」，能夠見白色的那種「力」，這種感覺的力，叫做「見分」，這個白色與「我能夠見到白色」的這種「力」是同一粒「種子」的？抑或是各有各自己的「種子」？想一想，你認為同？不同？

聽眾：同。

羅公：同，這個叫做「相見同種論」，這是同的。

譬如我做夢見到，見到「齊天大聖」，這樣我的意思是「見」，是嗎？「見分」了，那個「齊天大聖」就是「相分」了，那個「齊天大聖」根本就不存在的，是嗎？所以只是甚麼？只是與那個「見分」同一個「種子」，是嗎？沒有「各別種子」。但當我一眼望到扯旗山呢，你不能說我所見到的扯旗

山不過是一個影子來的，和我的「見分」、「眼識」的「見分」是同一個「種子」的，何解？如果同是一個「種子」，望到扯旗山，應該我望過來這邊也可以望到扯旗山才可以，我又不是一定要對著扯旗山才望到，不容我自己支配的，顯然是不同，是嗎？所以你說「相分」和「見分」是同一粒「種子」，在這個情形下又不對，是嗎？你說一定是同一粒「種子」的，那就是做夢了，做夢見到的「齊天大聖」是真是有了，又不對，所以「相見同種說」又不對，「相見別種說」都不對，應該是甚麼？「相見同種別隨應」，「隨」它所「應」，有時在某個情況就「同種」，某個情形是「別種」，是嗎？

聽眾：羅公，「親所緣緣」和「疏所緣緣」呢？

羅公：是，「親所緣緣」，就是有「同種」、有「別種」。

-完-